

为了你我的祖国

——
优秀报告文学选

本社编



为了你我的祖国

——
优秀报告文学选

本社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为了你，我的祖国！

——优秀报告文学选

Weileni, Wode Zuguo

本社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东大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825印张 581,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10326·47 定价：2.55元

目 录

-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胡思升 (1)
- 天空与大地之间……………孟晓云 (28)
- 安得广厦千万间……………傅溪鹏 (49)
- 生当做人杰……………肖复兴 (77)
- 人生的抉择……………陈祖芬 (124)
- 企业家的狂想曲……………周嘉俊 (146)
- 无锡无线电厂厂长王瑞良的故事
- 团圆之后……………刘 茵 (170)
- 记杜聿明夫人曹秀清
- 腾飞吧, 苍龙……………何建明 (186)
-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蒋 巍 (206)
- 探 亲……………刘登翰 (231)
- 在这片国土上……………李延国 (246)
- 美的探索者……………叶文玲 (325)
- “梅维园”的奇迹……………雪 原 (359)
- 她在丛中笑……………贾宏图 (374)
- 新的高度, 属于中国! ……赵丽宏 (393)
- 小木屋……………黄宗英 (414)

- 生命的火·····田珍颖 (456)
- 强将手下·····鲁光 (477)
- 布达佩斯书简·····胡晓平 (494)
- 照澜院里钱伟长·····常青 王宗仁 (501)
- 特区女经理·····刘学强 (514)
- ✓ 海外赤子·····王颖 (527)
- 敬你一杯酒·····鲁光 (542)
- ✓ 祖国！祖国！·····刘登翰 (561)
- 记林惠琛医生
- 为了你，祖国·····苏雷冬生 郎云 (575)
- 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戴晴 (589)
- ✓ 大洋的此岸和彼岸·····蒋巍(执笔) 贾宏图 (604)
- 艰难的起飞·····刘宾雁 (620)
- ✓ 船长·····柯岩 (636)
- ✓ 为了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金涛 (663)
- 记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谢希德
- 人生能有几次搏·····艾立国 (676)
- 记优秀的运动员、出色的教练员容国团
- ✓ 扬眉剑出鞘·····理由 (688)
- 哥德巴赫猜想·····徐迟 (701)
-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 《安徽日报》记者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729)
-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 穆青 冯健 周原 (742)
-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国青年报》记者 (764)
- 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 (779)
- 编后记·····本社 (785)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胡 思 升

人体，是什么？人体美，又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希腊的艺术家把人体及其美，体现在阿波罗、维纳斯一类的雕塑上。现代的时装设计师用色彩、线条的搭配和变换来美化人体。但是在微循环（多数人对这个医学上的名词可能是陌生的）专家们看来，人体所以美，是因为它是一个全身布满无数微细血管的海绵体。

这个海绵体，是柔软的，有弹性的，充满活力的。其所以如此奇妙，同这个海绵体的表层和内脏无不贯穿微循环——微细血管有关。一个人的微细血管的总长度加起来，可以绕地球半圈哩！可惜的是，对微循环领域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人类对它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可悲的：关键部位——心、脑——的微循环突发性地发生故障，产生血栓，如不能及时排除，可以使活生生的人体瘫痪，丧失知觉，部分地和全部地葬送生命。历史篇章和文艺著述曾经记录过多少因微循环堵塞而使国家失去统帅，家庭失去亲人，情人失去希望以及创造失去思维的悲剧性事例啊！

微循环研究置于先进科学手段的管辖下，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为时不久。美国的“微循环之父”B·茨维法赫教授虽然七十二岁高龄而仍然健在，说明这一领域是真正新兴的科学。

欧美的微循环研究王国，交叉辉映着希望的曙光和神秘的色彩。虽然在这个王国里，科学手段极其优越，有识之士前呼后拥，但可知的事物和未知的课题仍然相比较而存在。大量的人材和金钱正在投入，谁都梦想着夺取新发现的金牌。

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发生了，这个王国被震动了：

谁也没有预见到，微循环研究的最新突破，是一个闯进王国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年医学专家所创造的。

人们更没有预料到，这位使中国的微循环研究进入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年科学家是女性。而能够不畏艰险登上微循环研究王国的险峰的女科学家，恰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她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四十七岁的修瑞娟。在美国和欧洲，微循环王国的权威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为“修瑞娟博士”，或者“修氏理论”的创造人。虽然在她的祖国，修瑞娟只不过是一个月薪不到一百元的助理研究员，住在北京东城区一条狭窄胡同的一间九平方米的斗室里（一九八三年夏，她在美国研究期满回国前，由于上级的关照，被调整到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间）。这也许应验了一句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的名句经久不衰啊！

二

帕·海瑞斯教授的脸上难得有一丝笑容。这或许就是他所领导的美国密苏里大学微循环研究室的一种象征：一丝不苟，严格，不宽容。修瑞娟一九八一年春一到美国，就被派到海瑞

斯手下，“狭路相逢”了。

海瑞斯是德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修瑞娟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科学家，他们能不能找到共同点呢？

科学是超乎阶级、民族界限的一种国际语言，但是掌握科学的人，精神语言是不容易相通的。

海瑞斯不了解修瑞娟。第一次见面，他透过他那双精细的眼睛（观察微循环的学者，没有精细的眼睛是不行的），扶了一下黑边眼镜的框架，从他微微上翘的嘴角里迸出了仅有一句话：“你跟着台那斯做实验吧。”

台那斯是一位满脸大胡子的美国研究生，二十七八岁，刚从大学毕业。他的性格温和、善良，也许是出身贫寒，加上左肩胛有残，很能体谅人。

第一天的实验，修瑞娟马上感到海瑞斯的严峻。他规定的试验，每一个步骤，每一分钟，都定得死死的，几乎没有喘息的余闲。台那斯刚把动物的“制备”（注）放在显微镜下，就马上要把图象调到荧光屏上；看到微血管的律动，赶紧要映到录像机上……这才真是“分秒必争”啊！修瑞娟忽然想起，她在青岛上中学时同纺织女工郝建秀交上了朋友，这位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的劳动模范当时对她说，每一步都要全神贯注，慢一步，线头就接不上了。

科学的王国毫不温情脉脉；它接纳才俊，排斥庸碌；唯勤奋才能取得入门证，怠惰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第一天实验的结果，修瑞娟从早上八时到下午五时，没有吃饭，完成了应该完成的程序。台那斯当时正在做雄性大白鼠的提睾肌的微血管实验。从睾丸中切取的提睾肌是微循环研究

注：把一个需要观察的动物的组织或器官固定在恒温罐流槽内。

的最好对象，它极薄，含有各种口径的微血管，连最微细的毛细血管也成象清晰。修瑞娟从对大白鼠的麻醉开始，剃毛，消毒，动外科手术，取出提睾肌，固定在一个槽上，还要用针缝……她都以一双良好的眼睛和丰富的经验做好了。台那斯不知道，修瑞娟二十几岁在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学习时，她做的观察蜗牛心脏跳动的标本，是全班最优的。台那斯跑去告诉海瑞斯：“修大夫都会做。”

海瑞斯有一点吃惊，但不露声色。

第四天，修瑞娟就对台那斯说：“今天我来负责全过程的实验，你来检查我做的，好不好？”“好。”台那斯是个很好合作的美国青年。

又连续三四天，刚来到这个美国最先进的微循环研究中心的修瑞娟，就独立地处理了一台实验机器操作的全过程。海瑞斯的法则是，当天的实验数据，必须当天处理完毕，并于第二天在“科研报告栏”上公布，完不成或失败的要说明原因。有趣的是，在号称“自由”的那个国度，科学实验领域里倒是容不得半点“自由化”的！

不久，台那斯要向全体汇报阶段实验的结果。海瑞斯出席倾听。汇报毕，海瑞斯照例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照例没有人提问。

“我有一个建议，应该加一个对照组做实验，也就是说，除了现在的患高血压的两组大白鼠，再有一组正常的大白鼠，这样一比较才能有说服力，否则，说服力不够。”

这是修瑞娟的“一炮”。

全场沉默，谁也不好答理，海瑞斯的权威受到了小小的挑战。

惠特曼——海瑞斯的主要助手，为了缓和气氛，说：“修

大夫提得很好嘛！”

海瑞斯忙接口：“好，修大夫和台那斯，你们两个人下去一起研究吧！”

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修瑞娟察觉到了一些什么。她散会后拉住惠特曼，说：“我在苏联学习时，我的导师阿代阿岛教授要我牢记，在学术问题上，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美国，是不是职位低的不能对上级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呢？”

“不！不！”惠特曼急忙否认。几乎同时，修瑞娟的这个尖锐的提问传到了海瑞斯教授的耳朵里。

说实话，海瑞斯起初并不感觉修瑞娟有多大分量，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海瑞斯的信条始终是：不凭模糊的感觉，而凭确凿的事实。他要亲自检查、核对修瑞娟的实验工作，看看她的“北京水平”。

一天晚上，海瑞斯悄悄地走进了静寂的实验室。这位主任放映了录下修瑞娟全部实验结果的磁带，亲手重新测量了提睾肌试验的有关微动脉的所有数据。要知道，海瑞斯律人律己都严，他甚至能背出提睾肌的各级分支微血管的所有管径。

感觉转换成判断：修瑞娟是一个非同寻常、有扎实功力的微循环专家。

海瑞斯在有了新的判断后，同修瑞娟作了次简短的谈话：“娟，你的国家为什么不在职位上提高你的级别呢？”

“海瑞斯教授，我的国家，由于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很多工作停顿了，不止我一个人，都没有提级。”

“好，如果你的国家不反对，我聘请你为我们微循环实验中心的襄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工资由每年九千六百美元提为一万六千美元。”

在美国，实验室主任或导师的个人决定，是说话算数的。既没有群众评议，也不需要上报审批，负责人有权根据手下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来决定其级别和薪金。

海瑞斯掺杂着高傲的严格，在美国医学界是有名的。他是自己刻苦奋斗出来的，他的夫人经常“忆苦”，说他们结婚时只有二百美元。海瑞斯如今出人头地，他更严峻了，觉得哪个人不行，马上解雇，不许讨价还价。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海瑞斯的实验室拥有全世界唯一的“威兰德系统”，这是另一微循环权威威兰德教授设计的、用望远镜原理制成的显微镜观测系统，包括激光照明，六个角度的摄像系统，电视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这个一吨重的庞大系统极其精密，是观察微循环并取得各种曲线、数据的最佳技术手段。

海瑞斯有一次指着这个威兰德系统夸口说：“这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比你们北京的强多了。”这说对了，我们的仪器设备还差一大截呢！但是，来自北京的女医学科学家的才思和勤劳，使海瑞斯开始刮目相看了。

海瑞斯可能不知道，那位七十多岁获得美国兰地士奖的威兰德教授就是在访问中国时看中修瑞娟的才俊，才推荐她到美国来进修的。

海瑞斯想缓和一下他和他平生首次共事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之间的关系，在一次宴席上，开了一个拘束的玩笑。他直愣愣地问：“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叫我帕特？”

风俗的不同，使美国人难以理解。在美国，同事之间是不以职务、姓氏相称呼的，而是称呼名的。实验室的同事，从海瑞斯起，都称呼修瑞娟为“娟”。而修瑞娟见了海瑞斯，总是称他为“海瑞斯教授”。

使海瑞斯纳闷的是两国习惯的差异，但是，在科学领域，在微循环领域，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个科学家，减少了差异性，增多了共同性。

三

荷兰杰出的画家、国际画坛大师伦勃朗于一六六九年潦倒而死，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到。他生前二十五岁时所作的《丢普教授的解剖课》却留传下来，并受到人们的注目。这幅名画的画面上，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丢普教授手持刀具，正在向七个学生作人体解剖的示范。

二百多年消逝了，人类对自身——人体的了解，还是不充分的。虽然尸体解剖依然是医生和习医的必备功课，但是再精确的解剖刀，也不可能洞察人体最细微的活动——微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已往医学家只是局限于用肉眼能分辨的大、中、小（管径三百微米以上。一米等于一万微米）血管的变化来解释发病原理，但是，属于微循环领域的血管管径仅为八——二〇〇微米（头发丝为一五〇——二〇〇微米），长期被忽略了。

你伸出你的任何一个手指，在指甲末端月牙形的皮肤接壤处，医学上称之为甲皱。在甲皱上滴一滴透明的香柏油，用显微镜观察，有许多毛细血管，最细的只有头发粗细的二十分之一。人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处组织，都布满这种毛细血管。大脑、心脏、眼球、内脏、皮肤，无不都贯串着这种由毛细血管组成的微循环。它输送养料到每一个细胞，使你增加活力。它排除废物，使你去污新生。微循环既是法力无边，也是魔力无边。它处于正常状态，你就安然无恙；它处于严重的障碍状态，可以部分地或彻底地致你于绝境。

一九六五年春，一个临床研究微循环的机遇降临了：暴发型脑膜炎袭击北京市，住院儿童患者的死亡率高达66.9%。

华光同志，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生理系主任，带领神经介质的全体同志，走出实验大楼，踏进北京友谊医院的儿科病房。

大批的患病儿童休克、死亡，大夫们的悲痛不亚于孩子的父母们。悲痛，能战胜病菌的无情吗？！

只有呼唤科学，呼唤能从新的角度来验证新的学说的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一位年轻的女大夫，不到三十岁的实习研究员修瑞娟，响应了这一呼唤。

她要从微循环的角度来观察、研究、解释患儿的休克、死亡，或者如何使他们复原、新生。

一个患暴发型流脑的患儿入院，修瑞娟便对患儿的甲皱微循环进行观察，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踪不放。

一系列的实例，发现了流脑发病机制与微循环障碍的细微关系。这是前人还没有涉及的领域。

一种普通的现象是：患儿入院时嗜睡、昏迷、面色发灰，惊厥，置于显微镜下观察，甲皱的微血管管绊数目减少，而且模糊不清，时隐时现；如果病况严重，显微镜下的整个视野找不到一支微血管管绊。这是脑部微循环障碍导致中枢缺血、缺氧，因而真毛血管区缺血、组织灌注不良的后果，第一次被分类定型为“脑微循环障碍型”。修瑞娟和友谊医院的大夫们还分类定型了其他三种类型：“皮肤内脏微循环障碍型”、“肺微循环障碍型”、“普通型”。

这种根据对微循环的观察而作的重新分类，比之截至那时为止国内外对暴发型流脑的旧分类（脑膜脑炎型和华——佛氏

综合症),有了全新的概念。

在治疗上也有了新的突破。从生长在西藏的一种树(名叫唐古特莨菪)的树枝中提炼出来的山莨菪碱,注入患儿后,可以使毛细血管管壁中的血流由静止不流变为开始流动,流速由慢变快,管壁由血流充盈而变粗。山莨菪碱也被称为“654”,这是表示这种药物是一九六五年四月开始在北京友谊医院临床应用的。

修瑞娟从临床实践中搜集了关于微循环的大量数据,这也是国外微循环专家比较缺乏的实践经历。当她正开始着手从事更深入细微的研究时,一场粗暴的政治飓风中断了一切科学的探索,当然也包括修瑞娟的探索在内。

但是,这一临床实践在微循环研究史上应该书上一章。我们还没有写。美国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今日中国之科学》一书中已经有了记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海瑞斯教授,后来在听了修瑞娟关于流脑患儿临床观察微循环的报告后,振奋地说:“你们的临床观察,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学到了很多。”

中国人的手和脑,并不比任何外国人差,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手和脑的功能。

四

密西西比河从北往南流入路易斯安那州 经新奥尔良而注入墨西哥湾。这个有“美国的巴黎”之称的南方名城新奥尔良,今天聚集着美国微循环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们。美国第二十八届微循环年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九八二年四月,修瑞娟作为微循环的新星被邀出席年会。她将作的题为《大脑定位横切后微循环对血中氧分压增高的反应性》的学术报告,由于是难度大的尖端研究,同宇宙生理有关,被排定为年会的第二个报告。这是很大的荣誉,也是

很大的压力。修瑞娟的心情有点紧张，对港口美景，包括高达四十二层的最高建筑梅里奥特旅馆，都没有去登临观赏。

大会开幕的那一天早晨八点，修瑞娟刚走下旅馆的楼梯，海瑞斯教授就带领他的实验室的全体人员相迎。有人打开一只小盒子，献上一朵红花，别在修瑞娟的蓝色西服的衣襟上。无声的动作，信任的目光，凝聚了美国科学工作者们多少期待和热望啊！

半个多月前的此情此景，又仿佛重现了。

那是在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大学，海瑞斯教授的实验中心不久前从密苏里大学全部迁移到此地。海瑞斯一接到关于修瑞娟将安排在二十八届全美微循环年会上作第二个报告的通知，马上板起面孔说：“娟，你知道吗，你代表的是中国。”接着，命令修瑞娟立即停止实验工作，用两个星期的时间，练习作报告。

过了几天，海瑞斯来检查，发现修瑞娟还没有全部放下实验工作。他急了，叫起来：“马上上楼去，关起房门，一架幻灯机，一根教杆，一杯水，把报告一遍接一遍的念，一直到自己认为可以了，我们全室来试听。”

关在房子里，练了三天，一遍接一遍，抑扬顿挫，倒背如流，嗓子也哑了。

海瑞斯率领全室人员来听修瑞娟作报告。刚要开口，修瑞娟抬头一扫，发现在座的，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份讲稿的复印件。这是海瑞斯下令复印给大家的。多么细致的作风啊！

修瑞娟试讲完，全室的同事认真地提了意见。有的指出其中某一点不够清楚，要补充几句；有的建议，哪里讲得慢一点，让听者回味……。

最后，海瑞斯作总结：“娟，你知道有多少专家听你的报告吗？起码有三百名全美国最有名望、最有水平的微循环专家。

你是在开幕式上作报告。你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不好要丢脸的！”

海瑞斯总是严格的，他讲话决不含糊，不怕得罪人。他又是细致的，说：“娟，每一个报告不能超过十五分钟。上了讲台，绿灯一亮，你就开始。黄灯亮了，就剩下两分钟了，不要慌，继续讲。即使红灯亮了，还可以应战两分钟，这是允许的。”

多么认真，多么严谨啊！修瑞娟永远不会忘却她的美国导师、美国同事的真情！

大会开始了。修瑞娟穿着一身蓝色西装上了讲台。灯光、目光，一齐集中在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专家身上。

她不是代表她一个人上台的，是的。

她似乎想起了一九六五年同暴发性流脑奋战的日日夜夜，想起年长的同行们——华光、祝寿河、郭福芝的指导（特别是她的第一个导师华光，他在十年内乱的淫威下轻生了），就是从那里，她积累了有关微循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

她似乎想起了一九七一年在四川简阳和成都的寒冷的冬季，在“横扫一切”的年代，她得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多少大夫、护士、患者的支援，进一步丰富了微循环在心血管病方面的知识。

她似乎想起了她来美国前夕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德高望重的院长们——黄家驷、邓加栋、顾方舟，亲自审查她出国研究的课题和研究方法，包括批准试用我国特产的“654”药物。

她似乎想起了北京东单三条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同志们，特别是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同她一起并肩研究微循环的郭大夫和技术员刘淑英。

她似乎想起了自己的大女儿菲菲，耳濡目染的魅力，使女

儿也对微循环产生了终生的追求，现在正在西子湖畔的一所高等学府里积累生物医学工程的基础知识。

她似乎又想起了在莫斯科的六年，阿代阿岛等苏联导师的循循善诱、扎扎实实的教导，使她的基本功牢靠、稳固。在医学上不可缺少的拉丁文，她也是在莫斯科学会的。

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并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一切为此作过支持、援助和贡献的人们、集体，属于诞生、哺育他的国土、民族。

……

修瑞娟定一定神，看见海瑞斯和实验室的同事们紧挨着坐在前排。她的思绪又回到新奥尔良，回到大会的讲台上。

“请放映第一张幻灯片！”随着一张张彩色幻灯片的映现，修瑞娟驾轻就熟地作完了报告。按照惯例，允许与会者提出问题、质询。美国人称此为“进攻”。

美国学者在科学上没有讲客气的习惯，雨点般的问题抛撒过来。谁也没有想到，一向持重的海瑞斯教授，以导师和实验室主任的身分，在会场中挺身而出，回答了其中一半的问题。“进攻”退却了。

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当场宣布修瑞娟为美国微循环学会的正式会员。修瑞娟走下讲台，许多同行趋前握手致贺。来自台湾的美籍微循环专家、上届全美微循环学会主席钱熙教授也走上前来热情称赞和问候。

她受到了注目、包围，成为美国微循环界的中心人物之一。

海瑞斯，这位忠诚的科学家、虔诚的天主教徒却提出了直率的忠告：

“娟，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美国人，主动接近你。其中有些人是想到中国去游玩。我不属于这一种，去游览是次要的。